

WANGCHENGQUANZHANCHENGXU
NAXIXUELUNJI

纳西学论集



詹承绪
王承权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纳西学丛书 王承权詹承绪◇著

民族出版社

纳西学丛书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和仕勇◇执行主编

王承权詹承绪◇著

1335195



NAXIXUEJUNJI

纳西学论集



詹承绪
王承权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1335195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承权詹承绪纳西学论集/王承权, 詹承绪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3

(纳西学丛书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0642 - 4

I. 王… II. ①王…②詹… III. 纳西族 - 民族文化 - 中国 - 文集 IV. K285.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6656 号

策划编辑: 罗焰

责任编辑: 哈森其其格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印 刷: 迪鑫印刷厂印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1

定 价: 3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642 - 4 / K · 1908 (汉 1040)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11734

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代序)

白庚胜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
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志发
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竟说什么“纳西学何有之?”听到这
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之傲慢,同时也感慨纳
西学学科建设之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
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
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地
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一套纳西学丛
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30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西学
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
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19世纪60年代至20
世纪30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游
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关介
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纳西学粗具
规模,刘半农、董作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学者开始关

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鸿、方国瑜、赵银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 28 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人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地展示纳西

学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使命已经历史性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讯将古麽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壁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进而至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决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里,纳西学已经产生《麽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纳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纳西族文学史》、《麽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巴克、洛克、雅纳特、山田胜美、君岛久子、西田龙雄、方

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华、李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伊藤清司、林向萧、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少英、拉木·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铨、余嘉华、諏访哲郎、和发源、木丽春、杨正文、李静生、王世英、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和庆元、和云峰、和品正、牛耕勤、木基元、木仕华、周智生、冯莉、孟彻理、生明庆二、斋滕达次郎、村井幸信、荒尾丰、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际纳西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著全集》这样的经典，举办了国际纳西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由此我们也可以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细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出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纳西学存在的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作。

按照丽江市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成就突出者均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西族学术界的参与。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仁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仕勇的襄助。最难忘的是得到民族出版社及罗焰女士的帮助,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李有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的慷慨扶持。“得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备感屈辱。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于北京寓所

序 言

应白庚胜先生之约，编辑出版我们夫妻俩从事纳西族调查与研究的文集，既感到荣幸，又深觉惭愧。荣幸的是，数十年来，广大纳西族人民始终热情地支持、帮助和关怀着我们；惭愧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受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我们也无法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岁月蹉跎，转瞬之间，詹承绪已先逝，我则满头霜雪、诸病缠身，基本封笔，能不深感愧对纳西人民乎！

我们对纳西族的了解，始自听云南大学尤中教授开设的《云南少数民族概况》。那时，脑子里已经留下了这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勤劳淳朴的民族印记。1958年攻读民族史专业，纳西族著名专家方国瑜教授为我们讲授《彝族简史》和《少数民族史料目录题解》两门课程。他那精深广博的学识，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以及对学生热情、诚挚、爱护的师德，受到全体同学的由衷敬佩与热爱，也增强了我俩终身从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的决心和信心。1960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前身）工作，詹承绪重点研究白族，我的重点在纳西族。我在参与编撰《纳西族简史简志》时不知从何入手，心生畏惧。恩师方国瑜教授深情地鼓励说：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过去由于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使兄弟民族的发展长期处于缓慢状态。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我国各民族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这个工作，单靠本民族的知识分子来做，目前人力不足，且难免有敝帚自珍之嫌。如果有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共同研讨，互相取长补短，求得共识，才能为党和政府制订方针政策，提供准确的资料和科学的建议。在恩师的指导下，我开始系统学习、搜集纳西民族的社会历史资料。其中，方国瑜教授的《麽些民族考》、宋恩常教授 1960 年对永宁纳西族母系制家庭婚姻的调查报告，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对刚进入纳西族研究领域的我，具有导航的作用。

1962 年 10 月，中科院民族所和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决定由云南民族调查组彝族分组的人员，在杜玉亭带队下，对位于云南宁蒗县境内的彝族、纳西族进行田野调查。纳西族调查组的成员为刘尧汉、严汝娴、詹承绪、周裕栋、王承权五人。在宋恩常教授调查报告的基础上，我们重点深入考察摩梭人（永宁纳西族的自称）的封建领主制度、阿注婚姻和以母系为主的家庭结构。通过查阅当地文书档案、问卷调查、逐户登录、重点询问、开座谈会等方式，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全组人员齐心协力，坚持定期的小组汇报和集体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断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经过近一年的时间，顺利完成了对九个乡的普查和专题采访。刘尧汉先生是组内年长资深的民族学家，以其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知识，贡献出不少宝贵意见，使这次调查少走了弯路，提高了质量。

不幸的是当我们在 1963 年底将调查报告交到印刷厂之后，便受命参加贵州和内蒙古两地长达两年的“四清”运动，接着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印刷厂将它退回。直到 1977 年，我们的调查报告才得以内部铅印发行。

詹承绪先生没有参加 1965 年的内蒙古“四清”运动，而是

奉命返丽江和永宁，撰写《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两部科学纪录片的拍摄剧本。随后，他同导演杨光海先生一道，率领科影厂的全体摄制人员，于1966年完成了上述两部科学纪录片的摄制。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社科院民族所的科研工作才又慢慢走上轨道。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我们的研究重点是东部支系的永宁纳西族。1976年，詹承绪第三次赴永宁进行补充拍片和专题调查。返京后，我们同好友李近春（纳西族）、刘龙初合作，写成《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①。出版后，学界反应不错。1980年，我同李近春两人又前往泸沽湖地区，进一步探索川滇两边摩梭人的婚姻家庭的变化，同时搜集泸沽湖中心区以外、杂居地区摩梭人的社会历史资料。这两次的调查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编入《云南四川纳西族文化习俗的几个专题调查》中，1981年12月铅印，内部发行。此后，我们继续开展一些专题研究，发表一批论文，并于1989年由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神秘的女性王国》一书。

几十年时光匆匆流过，最令我们刻骨铭心的事，还是我们第一次去永宁做田野调查。当时，每人背负自己的行李卷，日行六七十里崎岖的山路。走到第三天下午4时左右，个个感到腰酸背痛，严汝娴女士离别年幼的婴儿，我正带着数月身孕，体力难支。刘尧汉（严汝娴丈夫）和詹承绪只得为自己的妻子背行李。但我们念及国家的需要、领导的重托、恩师的叮咛，互相扶持着在第七天中午抵达了宁蒍县城。后来又跟随着运货去永宁的马帮，走了三天羊肠小道，始达目的地——永宁。那时的永宁，相

^① 詹承绪、王承权、李近春、刘龙初著：《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当封闭，除马帮外，无人识途。马帮兄弟在林木幽森的大山里前行，遇到迎面浓密的树桠，怕划伤我们的脸，随手拔出砍刀断枝，替后边人开路。我们虽然无暇欣赏沿途的蓝天白云、烂漫山花、青松翠柏和淙淙山泉，但那带着松香和野花香味的空气，着实沁人心脾。艰辛和快乐始终与我们相伴。在艰难攀登海拔近3000多米的纳喇山狗钻洞桠口，又由此下到2000余米的泸沽湖那天，真正体验到了生存的劳累与甘甜。但见70余公里浩瀚的湖面，碧波粼粼，岸旁农舍炊烟袅袅。我们走到湖边洗漱解乏。湖岸弯曲迴环，几个青葱翠绿的小岛点缀在湖心，水草在湛蓝的湖水里摇曳，无数的鱼儿穿梭其中。这如诗如画的世外仙境，怎不令人陶醉！直至夜幕降临，方依依不舍回到住地。此时，马帮兄弟已经为我们煮好一大铜锅的鲜鱼。用摩梭妇女特制的酸腌菜做成的水煮鱼，是我们今生品尝过的最美味的佳肴。我们更不想放过观察当地风情的良辰，饭后，匆匆赶到湖畔伫立守候。一会儿便见湖心点点火光，闪忽明灭，渐渐听到湖水轻吟低唱，隐约窥见有独木舟靠岸，又有船儿离岸远航。这一幕川滇两省沿湖摩梭人的访宿婚生活，让沉寂的黑夜，变得无比生动鲜活。

走笔至此，我内心充满了对纳西人民的敬仰和感激之情，是他们缔造了本民族辉煌的历史。西部丽江纳西人创造出举世罕见的象形文字，且由东巴神职人员保存活用至今，这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文字活化石。东部纳西人尚行的阿注婚和母系家庭，为世界人民提供了早已消失于邃古的母系氏族社会的佐证。明清时期的丽江壁画，五大寺庙中的神龛佛像，古代民居上的门窗雕刻，无不技艺精湛，生动细腻，既具民族风格，又有极高的艺术造诣，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这些正是纳西人给予我们的研究主体、力量和源泉。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来不及学习纳西族的民族语言和象形文字，对纳西族人的访问，要靠地方干部和翻译帮忙。为支持詹承

绪拍好电影，方国瑜恩师亲笔写出东巴文条幅供拍片，周霖、李即善、赵继光、赵净修等著名学者，也奉献了许多宝贵意见。永宁区委书记李仁、阿鲁区长、木汝益史委员，翻译王扎石、司格甲·皮错、何汝·高底、错尼·竹比、巴米·采尔以及阿妈·采尔、伙厄官·梭拉、郭拉·鲁若、郭他·阿楚、尤米·永加玛、贾布·哈尔巴等广大纳西朋友，对我们也非常热情，不但自己积极提供材料，还全力帮助物色采访对象、组织座谈。总之，若没有纳西族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的无私帮助，我们将寸步难行，一无所获。若我们的调查研究成果，尚能对政府和学界同仁有些参考价值，为国内外各族人民了解伟大的纳西族起到一点作用，也是受惠于他们的赐教。我们生者无悔，逝者地下有知，也一定会欣慰的。

本文集中的文章和调查报告，是我们四十多年来陆续撰写的。内容涵盖纳西族的社会制度、婚姻家庭、宗教禁忌、丧葬习俗、节日文艺、民族关系等等。其中三篇是与学友合作，由我们主笔者，也一并收入在内，特此致以谢忱！

在选编文稿的过程中，为统一体例，个别地方作了必要的调整与正误。其中有些文章受原刊物版面限制，刊出时有所删削，此次则录入全文，但也有因重复而予以删减的。本人精力和水平有限，难免仍存在缺点和粗疏之处，恳请读者谅解并不吝赐教，以备今后有机会改正。

王承权

2007年12月2日

序 言 1

上编 研究文章

永宁摩梭人的阿注婚和母系家庭 3

永宁纳西族母系父系并存家庭试析 42

永宁纳西族从初期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
的过渡 60

从婚礼看永宁纳西族的一夫一妻婚 79

永宁纳西族的民间传说和崇拜女神 90

摩梭民歌中反映的婚姻家庭关系 97

纳西族山神崇拜初析 108

试析宁蒗纳西族的葬俗 117

略论纳西族的年节 130

多种婚姻家庭形态所处的社会背景 141

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性质的探讨 162

试论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长期

保存在封建领主制下的原因 180

也论永宁纳西母系制和阿注婚的起源

——兼答赵蔚扬先生 192

摩梭人文化的精萃

——评《云南摩梭人民间文学集成》 216

下编 调查报告

宁蒗县红桥公社比衣村纳西族的风俗习惯 233

宁蒗县大兴公社新民村纳西族的生活习俗 281

后 记 338

上篇 研究文章

